推背图/版本D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推背图.版本D

唐贞观六年七月初一日，太宗问于李淳风曰：“朕正大位，虽是天命，亦赖卿等功力，预定在位。今朕深信卿精明易道、善参天机，我唐至何人何年丧失，以及唐之后代子孙相传，何人何事，卿为朕历言之，以见今日君臣公天下之心也。”淳风对曰:“欲知将来，当观往事，大概得贤者治，失贤者乱，虽万世不过如此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所问者非此之说也，卿以定数之理与朕言之，我唐或享几许年，至何人失国，我唐之后何人得国，以及代代相传治乱，朕欲预知之耳。”淳风对曰：此乃天机，臣何敢洩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试言人物治乱之大略。”淳风对曰：“大略亦是天机，臣何敢明言、以惑民志。”太宗曰:“卿既不明言，请藏隐其机关，暗寓其人事，可不预见，天有定数而不可强也。”淳风对曰：“乱唐天下者今以在朝中矣，三十年后杀唐之子孙始尽矣。”太宗驚曰：“此人是文是武，何不灭之、以除国患、以救子孙？”淳风对曰：“此天意也，如何能灭，且此人已二十岁矣，杀之必再投生，定然复讐，年幼轻杀，不如留之，俟三十年后，年老而慾少，慈悲之念生矣，唐之子孙尚存一二，继续大统。”太宗曰：“其人若何？”对曰：“戈头正胸，贝刀在空。”太宗曰：“如此，非人乎？”淳风对曰：“是人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既是人，如何常在空？”对曰：“其机大略如此。”太宗曰：“何人能平？”淳风对曰：“有文曲星下界，生于山西卖豆腐之家，后来作相，能平此乱。”太宗曰：“此乱后又当如何？”对曰“己丑之后，有一口一巾不成五者作乱，人民惶惶，有武天罡星下界平之。”太宗曰：“太平多少年？”对曰：“此后前二十四年，箕是尧天舜日、太平之象，后二十四年又有乱天下者，危而不危，似穿一衣倒山饮水于山下，有木易作将，后人义元帅平之。五十年后稍太平，六十年后混世魔王下界，日月生于面，杀人无数，血流成河，死骨如山，幸有独目龙下界平之。后有树上挂拐尺乱之，此时天下慌慌，人民饥馑，四十年之中，五火猪更□为君，唐朝血食尽矣。”太宗曰：“如此久乱乎？”淳风对曰：“此后真龙出焉，马走傍小月，炎火应运，木常戴帽，开天地之文运，启前世之朦胧，礼乐作、教化兴，真太平有道之主也。此时真好。”太宗曰：“此代贤主可大治乎？”对曰：“亦有乱之者。君臣皆贤，亦妨国难，幸有圣贤门徒.注述诗书经文。迨二百年到春天无日之下，二小者作乱，且使此代之君另守一偏方。迨一百年后，有人头之王腰带八两金、乱此天下，国家亦不能有也。天下迨二百年后，有六者应运而兴，

为斯时也，人皆披发、头皆生花，听其语不知其音、见其人恶观其面，七十年来，若非天去一层云雾，日月并行，天下几非人类，不免女生须、男生子，地倒山崩矣。”太宗曰：“甚矣险哉，天去云雾，不知生何如人也？”淳风对曰：“一牛初生，八字随身，水常在右，其中常空，戈正必战，然后为君，卯金刀一曲一日者紊乱国作，其主困子木土，弟为兄守，兄后杀弟，又数十年后，有一承天启运之主，宠任忠贤之臣，娈以重任，斯时也，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大坏国家矣。”太宗曰：“任用忠贤之臣，反大坏国家，为何颠倒如此？”淳风对曰：“亦天意也。至斯时也，混世魔王出焉，或闯塌天、或追开地，牵马进门，长弓杀人，林易连木去里子去了，其又文士家中坐，武将不领兵，越数十年，始丧天下。”太宗曰：“丧后何人为主？”淳风对曰：“东风吹来一牛人，手执八旂上帝京，最笑头上长尾把，贪人财帛不顾身。此人一来、忽然更改，世间人皆口内生烟、拳头上走马、头上开花、身穿两截之衣，世维似治，天下几非人类。”太宗曰：“噫!不成世事矣。后来如何？”淳风对曰：“越二百年，混世魔王又出。”太宗曰：“此魔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头上生黄毛，目中长流水，口内吃人肉，人马东西走，苦死太原人，若非真主生于红崖之中，木子作将，十口为臣，天下人民，尚存者哉。”太宗曰：“真主还算出得迟，不知真主出后许多太平几百年乎？”答曰：“八十年后，魔王遍地，星斗满天，有之者有，无之者无，金银随水出，木土了无人，不幸常带幸，幸者又有金，越数年后，皆须五瓣之帽、身穿一丈之衣，而人类又无矣。”太宗曰：“后世何又乱如此，天不欲治乎？”淳风对曰：“幸有小天罡下界，扫除海内，天下太平世次矣。越九十年有朩[上艹下闻]之人出焉，常带一枝花，太阳在夜，太阴不日，常乱山东两陕之人，而人民受无穷之福。”太宗曰：“此时天将阴阳亦变矣，不知何人救正？”淳风对曰：“有贺之君，身带长弓，一日一物，步随身中，而天下有象矣。旋又无目人在后，眉常在腰，人类又无矣。若非真龙出世，天下焉能文明再见。”太宗曰：“此龙何相？”对曰：“此人头戴一甕，两手在天，两足在地，腰係九觔，全身披八杖龙，汉阳皆享福矣。两出的安宁，秃士登紫殿，红帽无一人。”太宗曰：“太平几许？”对曰：“五十余年。借川长易短，以粗为细，以大为小，而人民困矣，朝野大乱。”太宗曰：“再治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有文武二星下界，一生于粪虫、生于土泥中，后来两人同心，天下太平，大治矣。俟百年，天使魔王下界，混乱人民，在山之山在地土，使天下之人，男不男、女不女，而天下又乱矣。”太宗曰：“此后又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又有主出焉，□口无目、无手、无[上口下乙]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声，斯时也，天下文明人.皆礼乐、风俗淳厚，三代以下不举有之世也。如是者一百八十年，迨后立不立天上无明生不生，地下无侦，安之曰安，一不成也；危之曰危，二不成也。而混世魔王又出焉，使男女皆去衣而走，禽兽穿而行浙江，海内之地，几无人类。幸有太原真主出焉，而天下始平，至此乃衣冠文物之世，而大圣人产于言午之下，有桑中白玉、河中黄盘，天有三日，化无一石，生

此时者，皆享莫大之福也。如是者六百年后，来天上士口，人皆四目，牛无足，头生于背，尾出于口，天下大乱，以人一口者为妖、二目者为魔，鼠生当汤，群魔尽兴，背上生子，腰中出手，天上无星辰，地下无山水。幸有向阳之主出焉，而天下又太平矣。然皆身上生毛、目内生手、鼻中八窦，而人类又无矣。幸真主出世，贫者怜之，富者栁之，人皆享福矣。当是时，二人一处生，大者问傍人，小者又要支。此后二百年间，虽治乱相形，尚不至于乱极，迨后海内成海，天上有天，人马东西支，苦死太原民也。常在侧猫儿不离身，见之者曰有目，视之者曰无形，而天下大乱六百余年，此后世界一治一乱，两两相形，至酉戌之运，人类尽矣，天地浑也。”太宗曰嗟叹曰：“噫！朕之有□富贵，何足道哉！——。钦天监袁太史图书亦道及此意，朕深信矣夫。”

。

一男在□坐，两手托日月。

自从盘古浔希夷
龙虎争斗百可悲
万代兴亡难尽计
且将武后定玄微

。

立剑二口如门字，门中□鱼十八尾，门中通鱼一尾，血染□。

河中鲤鱼十八尾
片片只□流水起
子子孙孙二九人
三百年来少一纪

。

一妇人□□金冠，坐于金殿之□，一手执金锤擊金鼓，一手擎鹦鹉。

唐朝武则天
当空女子本姓武
手执金符坐中土
身着霞光五彩裳
自秉金锤击金鼓

。

一架钟，一人右手牵犬、右手执火。

狄人傑
掇将社稷乱分离
怎奈天宫十八枝

赖浔忠臣火边犬
方能复立旧唐基
。
一□□□鞍巒□鹿下□，一女子死于地下
鞍鹿山
銮铃轟鼓过潼关
此日君王幸剑山
木易若逢山下鬼
定于此虜丧金环
。
一黄鸟在树□，地下□□数死人。
黄草杀人八百万
帅头人起乱中国
非青非赤非黑白
川田十八莫人救
到虜父南并子北
。
三颗明珠如品字样，上□霞光三道冲天而起。
其中□个赤猿猴
篡位宸区祸作□
[左纟 右(上免下ㄔ)]了南征又北征
日光闪闪□金楼
。
一胡人在云中而行，前□木履一只。
中州坐卧何曾净
河朔十兄周武□
呼□天子作吾宗
剑戟相持几时□
。
一人着袍、幞头、玉带在上，下有黄面小儿前舞。
龙蛇相斗三十年
一旦红光只在天
□浔天宫却遊戏

东京百万入秦川

。

一杆旗[左号右韦]，王者骑马挑□过桥，一人执弓对射。

秦川浔入何曾坐

父子东西受奇祸

却因天使一二人

并时□东一时破

。

一间房上□焰三道

一个真人受天配

总领群胡来即位

毋子号泣丧英雄

猛火中间方能对

。

女子□上一枝花，上□石碑三□，下□一小石碑独立。

赶浔和尚过河□

河南拱手待姑夫

等浔姑夫坐中土

嫔妃卿相作戎奴

。

一胡人生于石□上，一王者下□。

赤猴年间胡汉乱

汉似胡人胡似汉

改□换□不一般

只浔□何秋水畔

。

一石榴树□，□结榴子一个。

亲枝杀尽又何疑

岂识河边赤帝儿

矫诏一军人共□

园中只□石榴枝

。

一王者负剑而坐于船□。

真命何曾揽浔耒
男儿岂肯受囟災
收功却似缩□主
举止谋心総呈空
。
园内有石榴一株，宫墙一人以手指。
谁知奸雄有萧墙
幸有寺人弓且长
天道未亏人道正
又曾甲戈乱离方
。
山□数十雀儿俱飞，内□一雀儿失折一足，不能飞去。
郭威
百个雀儿怡天飞
九十九个过山西
内□一个端折足
大梁城里见骑驴
。
一束柴内尽枯，霍然一枝柴茂生□□□。
柴世宗
圣朝天子日之精
十□枯木一枝荣
生得霞光□□影
不须甲马坐三城
。
一小儿□戴幞□，身穿红袍，腰中玉□而□。
大宋
□得高楼□七□
却言欠一不成天
走尽却归小下月
成败皆憑□下□
。
旁□小房六间，上下相对，大房二间，一间内□猪在内。

五代
十一卜人小下月
兄弟子孙继不绝
两位郎君曾慕道
骑龙跨蛇上天阙
。
一人王服秉圭端坐，数□服人执圭而立。
归王归钱并姓李
□□次弟乾天子
天然一统付真主
不负杀戮更□始
。
一人僧衣、道帽、背剑，在船□而立。
但□逆贼入州起
妖气立志同群止
分明取得绿稽脱
却命天子换新志
。
一人坐船中，一妇人对坐，胡船□二人执鎗执刀而立。
若逢女子□中坐
□一猖狂□陆州
家呈十千加一点
却潯国乱比踪由
。
一妇人头戴金冠、一手牵狗。
□一女子大英雄
掌握乾坤在手中
一朝四海兵戈起
□□生角呈□龍
。
二王者皆坐毡帐内，相对如泣似笑。
两朝天子笑欣欣
総兵群臣渡孟津

拱手自然难进退
欲去不去愁煞人
。
一香案前有人幞头，□二胡人侍立。
这个黄河运兴昌
唐虞伊周及霍光
终日悄悄莫可测
姓名纪日秦始皇
。
三人杖剑而立，一猴前舞，下有三猪奔走。
二八鼠子□人伦
人无右手信无人
却被□□秦叔宝
自然天使人中兴
。
黄云□□，一轮红日，一猿猴仰手而□。
□金胡人逆天道
天子闻说拍手笑
背天笑里暗藏刀
不觉金刀却中掉
。
一屋将倾，一人两手□□。
金屋将倒横新基
正是旁招柱石时
这一柱石头戴斗
风云相会无倾欹
。
有蛇一条昂头而走。
朝廷原有龙儿在
鳞角方生始见人
中原天子乘龙□
始浔朝野贺太平
。

枯树一株□倒悬□枝
要□太岁在何虓
青龙变作白毛兔
何愁东北水中求
此时换了家中主
。
刀插在地一艸中
岁在门北复门东
始到此日兵烘烘
砍得狐狸走穴虓
口得蚕服桑□空
。
一帝王赤衣执圭，端然而坐。
圣人垂衣坐天堂
治化自然无低昂
尧舜无为谁可比
贡献珍珠受四方
。
一剑一枪、俱在地而立。
大岁何时执徐地
擾擾茫茫大凶際
不畏君王不畏儿
只在青龙方歇止
。
一树□挂拐尺，一和尚坐蒲团内上。
枝枝叶叶万重光
晃晃明明照十方
江东岸上光明起
其中释子□真主
大明朱洪武
。
一李树结一大红李、有一人眼。
李闯王

红李中间一眼睛
长驱□马入神京
无端恼了三公贵
一旦乾坤属大清
。
四个小儿手执四色八面
北方女国坐中原
四海全无浊水湾
二四旂中□造化
红巾小□遍人间
大清八旂
。
黄牛背上绿头鸭
□下未□，不敢洩露天机
寅卯年来方睡觉
醒醒起来登天道
腾身只□八川峰
六合乾坤如电掃
。
一金甲将军持戟而立
三人拱手吾之姓
□满天下□□名
民物好生归有□
何须北战与南征
。
一盔甲将军横卧，一人穿盔甲、仗剑大怒而□。
自穿霞光五彩裳
无情儿子自轻狂
不曾□浔三清路
不杀身儿也灭亡
。
一只五彩雄鳳在云中站立。
八方大圣尽称臣

稽首倾心佐大君
天鼓自鸣神鬼伏
腾身□立步青云

。

一胡人牵犬、张弓，立枪在地，口中吹箫。

此帝生身在異川
□目张弓在左边
自然穆穆乾坤大
敢将大镜对心悬

。

一人冠冕生两口
战龙老猴又入秦
井分日月闭无门
北人不必寻兵马
除去门楼问主人

。

一长大人幞头、红袍、玉带，擎拳□怒而立。

有一武人身带弓
只称□是白头翁
□边门里伏金刀
无事离家入帝宫

。

赤旗一十三面
七星捧柱真天子
分明火入耳边□
杀进三山牛出言
身骑白马军中止

。

一女子怀抱琵琶在地□立，旁有一兔、一刀。

西山女子琵琶仙
皎皎衣裳几万年
此时浔道真朝帝
乱却君王百万年

。

一美貌小儿头上插青□、手执弓箭、横倒在地，一胡人□□箭而走。

此时却怕云□旋

日月龙儿水火现

又被西山神鬼□

十八孤儿与胡战

。

青

一皂衣人两手执鉞斧而立

颜色□花结□□

天子孙儿与少年

借问君王何日到

怕死寰区水□圆

。

一贵人骑马幞头扬鞭而行，一壮士前行。

儿入鸡群并羊群

枯树生枝又□春

不料春风冷如氷

□识□间火内人

。

三人在河边同行

西山犬吠东海人

□运王家作唐臣

家家女子无活计

丈夫總□溺河津

。

此乃状元墨三□

徽州墨一□

状元及第

翰墨儒林

家中只苦儿和女

杀进家中见明主

烂木将耒塞北门

灾灾人□死生路

。

一山下有□汪洋

此时兵乱□多少

五帝三王分土平

两憂家国小人民

只湏人学王古老

。

一匹□马，背生有霞光数道。

拾却白马七十七

三十年前却生一

只因可虜三山铁

走进长安去求乞

。

一圆光内有僧人黄衣而坐

乞得一男並一女

三□共□三十五

何公问措□前程

东邑之中有黄土

。

□陂岸□二死人，旁立一甲士、一短衣小人。

干戈未净干戈起

将败军奔未弃关

但问□深□北门

黎民□必到长安

。

一河立四个毡帽相对，左右捲旂。

西山犬吠四千声

东海人亡闹百層

运动长安千里□

金刀土木共寻君

。

一青衣人头带雨笠、手牵黄牛而行。

黄牛换去赤牛来
因何人口依然在
无衣米耒宫兴□
来到此日被困败

。

一大人一小人各幞头红袍玉带而立
黑兔□走青龙□
欲去不去不敢说
只有外边根树上
三十年□子[左纟，右(上免下⺀)]结

。

一人幞头红袍而立，旁有二差役相对而泣
贼害[左纟，右(上免下⺀)]浔人为立
却内隄防千里花
百个宗枝皆尽死
始□鸡子福无涯

。

一白衣老人□□乌纱大步前行
西山犬吠东海人
讽言虜大□千秋
坐家又要□平□
只浔彭翁走几巡

。

二位对面而立
茫茫大数此中求
成败兴亡不自由
推背图立详细□
天家□運一时週